

舒大剛 楊世文 主編

中國儒學通案

清儒學案

(民國) 徐世昌 編纂

舒大剛 楊世文
王智勇 邱進之
刁忠民 李文澤
金生楊 校點

第九分冊

舒大剛 楊世文 主編

中國儒學通案



清儒學案

(民國)徐世昌 編纂

舒大剛
王智勇
邱進之
楊世文
校點

金生楊
刁忠民

第九分冊

目 錄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三 校邠學案	(4515)
馮先生桂芬	(4515)
校邠弟子	(4523)
吳先生大澂	(4523)
王先生頌蔚	(4523)
葉先生昌熾	(4525)
管先生禮耕	(4528)
袁先生寶璜	(4528)
校邠交游	(4529)
姚先生瑩	(4529)
陳先生奐	(4529)
俞先生樾	(4529)
陳先生時	(4529)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四 東塾學案 上	(4530)
陳先生澧	(4530)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五 東塾學案 下	(4562)
東塾家學	(4584)
陳先生宗誼	(4584)

東塾弟子	(4585)
桂先生文燦	(4585)
廖先生廷相	(4588)
林先生國賡	(4590)
東塾交游	(4590)
侯先生康	(4590)
侯先生度	(4590)
梁先生漢鵬	(4590)
譚先生瑩	(4590)
鄭先生獻甫	(4590)
鄒先生伯奇	(4591)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六 壬叔學案	(4597)
李先生善蘭	(4597)
壬叔交游	(4603)
戴先生煦	(4603)
徐先生有壬	(4603)
張先生文虎	(4603)
顧先生觀光	(4603)
錢先生熙祚	(4604)
曾先生國藩	(4604)
華先生衡芳	(4604)
徐先生壽	(4604)
汪先生曰楨	(4604)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七 湘鄉學案 上	(4606)
曾先生國藩	(4606)
湘鄉家學	(4637)
曾先生紀澤	(4637)
曾先生紀鴻	(4639)

湘鄉弟子	(4641)
黎先生庶昌	(4641)
俞先生樾	(4641)
黃先生彭年	(4641)
吳先生汝綸	(4641)
劉先生書年	(4641)
張先生裕釗	(4645)
李先生鴻裔	(4649)
李先生榕	(4650)
薛先生福成	(4650)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八 湘鄉學案 下	(4655)
湘鄉交游	(4655)
梅先生曾亮	(4655)
朱先生琦	(4655)
龍先生啓瑞	(4655)
王先生拯	(4655)
馮先生志沂	(4655)
苗先生夔	(4655)
唐先生鑑	(4655)
何先生桂珍	(4655)
錢先生泰吉	(4656)
陳先生奐	(4656)
劉先生毓崧	(4656)
柳先生興恩	(4656)
夏先生炘	(4656)
吳先生廷棟	(4656)
湯先生鵬	(4656)
李先生棠階	(4656)
倭先生仁	(4656)

竇先生垿	(4656)
何先生秋濤	(4656)
莫先生友芝	(4656)
羅先生澤南	(4656)
李先生續賓	(4656)
張先生文虎	(4656)
馮先生桂芬	(4657)
郭先生嵩燾	(4657)
邵先生懿辰	(4657)
何先生紹基	(4657)
吳先生嘉賓	(4659)
吳先生敏樹	(4667)
胡先生林翼	(4672)
左先生宗棠	(4674)
劉先生蓉	(4678)
周先生壽昌	(4687)
劉先生傳瑩	(4691)
孫先生鼎臣	(4692)
郭先生柏蔭	(4694)
湘鄉從游	(4694)
方先生宗誠	(4694)
程先生鴻詔	(4694)
李先生元度	(4695)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九 融齋學案	(4701)
劉先生熙載	(4701)
融齋弟子	(4710)
費先生崇朱	(4710)
章先生來	(4711)
陳先生維祺	(4711)

融齋交游	(4713)
倭先生仁	(4713)
丁先生取忠	(4713)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 心巢學案	(4714)
成先生孺	(4714)
心巢弟子	(4736)
孔先生廣牧	(4736)
馮先生煦	(4736)
心巢交游	(4737)
孔先生繼鑠	(4737)
劉先生毓崧	(4737)
劉先生恭冕	(4737)
高先生均儒	(4737)
茆先生泮林	(4737)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一 子勤學案	(4740)
鍾先生文烝	(4740)
子勤弟子	(4751)
沈先生善登	(4751)
趙先生銘	(4755)
張先生王熙	(4755)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二 養知學案	(4756)
郭先生嵩燾	(4756)
養知家學	(4772)
郭先生慶藩	(4772)
養知交游	(4772)
曾先生國藩	(4772)
劉先生蓉	(4772)

陳先生澧	(4772)
王先生先謙	(4772)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三 曲園學案	(4773)
俞先生樾	(4773)
曲園弟子	(4811)
戴先生望	(4811)
劉先生恭冕	(4811)
黃先生以周	(4811)
朱先生一新	(4811)
吳先生大澂	(4811)
吳先生慶坻	(4811)
譚先生獻	(4811)
林先生頤山	(4814)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四 陶樓學案	(4817)
黃先生彭年	(4817)
陶樓家學	(4835)
黃先生國瑾	(4835)
陶樓弟子	(4835)
王先生仁俊	(4835)
許先生克勤	(4836)
于先生鬯	(4836)
吳先生壽萱	(4836)
董先生瑞椿	(4837)
汪先生之昌	(4837)
陶樓交游	(4841)
龍先生啓瑞	(4841)
邵先生懿辰	(4841)
陳先生慶鏞	(4841)

方先生宗誠	(4841)
張先生穆	(4841)
何先生秋濤	(4841)
周先生壽昌	(4841)
吳先生汝綸	(4841)
王先生柏心	(4841)
王先生振綱	(4843)
重三家學	(4843)
王先生樹柟	(4843)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五 越縵學案	(4845)
李先生慈銘	(4845)
越縵弟子	(4861)
陶先生方琦	(4861)
陶先生濬宣	(4861)
王先生繼香	(4864)
越縵交游	(4864)
張先生之洞	(4864)
王先生先謙	(4864)
周先生壽昌	(4864)
黃先生以周	(4864)
譚先生獻	(4864)
朱先生一新	(4864)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六 若汀學案	(4870)
華先生蘅芳	(4870)
若汀家學	(4873)
華先生世芳	(4873)
若汀交游	(4873)
李先生善蘭	(4873)

曾先生國藩	(4873)
徐先生壽	(4873)
趙先生元益	(4875)
雪村家學	(4875)
徐先生建寅	(4875)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七 南皮學案 上	(4877)
張先生之洞	(4877)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八 南皮學案 下	(4912)
南皮弟子	(4912)
繆先生荃孫	(4912)
蒯先生光典	(4927)
南皮交游	(4933)
李先生文田	(4933)
張先生佩綸	(4933)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九 摯甫學案	(4937)
吳先生汝綸	(4937)
摯甫弟子	(4958)
賀先生濤	(4958)
馬先生其昶	(4962)
摯甫交游	(4964)
陳先生喬樅	(4964)
方先生宗誠	(4964)
張先生裕釗	(4964)
黎先生庶昌	(4964)
薛先生福成	(4964)
蕭先生穆	(4964)
范先生當世	(4967)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 葵園學案	(4968)
王先生先謙	(4968)
葵園弟子	(4990)
繆先生荃孫	(4990)
趙先生銘	(4990)
朱先生一新	(4990)
王先生仁俊	(4990)
吳先生慶坻	(4990)
陳先生毅	(4991)
蘇厚菴輿	(4992)
葵園交游	(4992)
周先生壽昌	(4992)
俞先生樾	(4992)
吳先生汝綸	(4992)
郭先生嵩燾	(4992)
黃先生以周	(4992)
孫先生詒讓	(4993)
蕭先生穆	(4993)
鄒先生代鈞	(4993)
皮先生錫瑞	(4993)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學案	(4994)
劉先生光賛	(4994)
古愚交游	(5014)
李先生寅	(5014)
柏先生景偉	(5014)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二 簇廣學案	(5016)
孫先生詒讓	(5016)
簇廣交游	(5040)

劉先生壽曾	(5040)
劉先生恭冕	(5040)
桂先生文燦	(5041)
譚先生獻	(5041)
戴先生望	(5041)
黃先生紹箕	(5041)
唐先生仁壽	(5041)
王先生棻	(5041)
董先生沛	(5043)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三 鹿門學案	(5044)
皮先生錫瑞	(5044)
鹿門交游	(5071)
胡先生元儀	(5071)
胡先生元玉	(5073)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四 東甫學案	(5074)
鄭先生果	(5074)
東甫交游	(5091)
孫先生葆田	(5091)
柯先生劭忞	(5103)
宋先生書升	(5105)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三

校邠學案

校邠宗尚亭林，究心經世之學。其《抗議》四十篇，亦《日知錄》之支流也。昔亭林著書，謂若果見之行事，不難躋斯世於治古之隆。雖託空言，而聞者興起。後二百餘年而有校邠，與亭林所處不同，此心若一。使後之人讀其書，知儒效可憑，思有用於世，斯亭林之緒長已。述《校邠學案》。

馮先生桂芬

馮桂芬字林一，又字景亭，吳縣人。道光庚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咸豐初，大臣疏舉人才，以先生與林文忠並薦，旋以憂歸。比服闋，而粵匪已陷金陵，承詔勸捐輸，練鄉團。事辦，叙克復諸城勞，晉五品銜，擢中允。有閒之者，告歸，不復出。會江南大營潰，數郡並陷，僅存上海一隅。羣議赴皖，乞湘鄉曾公援軍，慮不遽許，推先生具草。乃爲陳危急情狀，并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語甚辨。曾公許之，令合肥李公以水陸諸營東下，遂成平吳之功。先生在滬，創議立會防局，調和中外。又設廣方言館，儲博通西學之才；而其大有造於鄉邦者，莫如蘇、松、太減漕額，長、元、吳三縣減佃租。舉歷代名公卿思爲民請命不可得者，一旦如其意而蠲除之，類沈疴之去體，蓋先生數十年夙願，亦至是克償焉。先生主講惜陰、敬業、紫陽、正誼諸書院，以實學教士，成材甚衆。卒於同治十三年，年六十有六。平生於書無所不讀，說經宗漢儒，亦不廢宋。凡

天文、輿地、兵制、刑法、鹽鐵、河渠、錢漕、食貨諸書，靡不窮思極慮，推究其本原，隱然有撥亂澄清之志。作《抗議》四十篇，關係民生國命。精小學、算學，著有《說文段注考正》、《校邠廬逸箋三種》、《弧矢算術細草圖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恒星圖》、《測定咸豐紀元恒星表》、《顯志堂稿》。參左宗棠撰《家傳》、吳雲撰《顯志堂稿序》

校邠廬抗議自序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爲疏闊，疑爲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千餘年，而蕩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爭之，而勢恒不勝。迨乎經歷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嘗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試略舉數事言之：以億萬人自養則有餘，以一人養千百人則不足。觀於今日，奉軍國則民力竭，養兵勇則國力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車徒馬牛甲兵出自民間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澤宮，射御何以登六藝，觀於今日文臣不知兵，武臣不曉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視古爲少，倍蓰而當一，視古轉多，觀於今日倍征無藝，而始知聖人百畝而徹之法之善也；土宜出於地而無窮，遠物限於地而難致，觀於今日運道阻、天庾空，而始知聖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爲民天，有食斯有民，水爲穀母，治田先治水，觀於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饑，而始知聖人盡力溝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汙在人才，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之善也；郅治必先親睦，百行莫先孝弟，觀於今日期功陌路，富貴貧賤不相恤，而始知聖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遠堂高，箋疏有體，九重萬里，呼籲誰聞，觀於今日諫諍設專官，民隱不上達，而始知聖人懸韁建鐸、庶人傳語之法之善也；權所屬則末秩亦將逞志，用不贍則中材不能無求，觀於今日奉薄官貪，而始知聖人分田制祿之法之善也；天下有億萬不齊之事端，古今無範圍不過之法律，觀於今日則例猥瑣，案牘繁多，而始知聖人不鑄刑書之法之善也；開邊拓土，石田不耕，長駕遠馭，鞭長莫及，觀於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聖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術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錮，觀於今日器用苦窳，借資夷裔，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此類尚多，更僕難數。然則爲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古法

有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者不必論，復之善而難復，即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復，更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後聖之若合符節矣。

復宗法議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廢不可復，後人頗有議復之者。竊以爲復井田、封建，不如復宗法。宗法者，佐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亂民，非生而爲亂民也，不養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養、教之責，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所謂教，不能家至戶到，尊而不親，廣而不切。父兄親矣切矣，或無父無兄，或父兄不才，民於是乎失所依。惟立爲宗子以養之，教之，則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遠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從寬而宗子可從嚴也。宗法實能彌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詩》曰：“君之宗之。”公劉立國之始，即以君與宗並重。《左氏傳》晉執戎蠻予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正與《公劉詩》相表裏。蓋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維繫之，而其合也彌固。嬴政并天下，始與井田、封建俱廢。秦亡之後，叔孫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澌滅不可復。故漢初知徙大姓，借其財力實邊、實陵邑，而不知復宗法；魏、晉知立圖譜局，而不知復宗法；唐重門第，至以宰相領圖譜事，而不知復宗法。惟宋范文正創爲義莊，今世踵行者，列於旌典；又令甲長子沒，必立承重孫，二事頗得宗法遺意，自可因勢利導，爲推廣義莊之令。有一姓即立一莊，爲薦饗合食治事之地。莊制分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凡族之寡孤獨入焉；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焉；養疴室，篤疾者入焉。又立嚴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復古禮，宗子死，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又有宗婦死，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爲之斬衰三年，則駭俗不可行矣。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約。桂林陳文恭公議。○公於乾隆中年撫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繼之者以他獄連及祠戶，遂一律毀祠追譜，與公意正相反。族正以貴貴爲主，安陽許三禮議。先進士，次舉、貢、生、監。貴同則長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族約以賢賢爲主，皆由合族公舉，如今義莊主。奉法無力建莊者，假廟寺爲之，嫁、娶、喪、葬以告，入塾習業以告，應試以告，游學、經商以告，分居、徙居、置產、斥產以告，有孝弟、節烈或敗行以告，一切有事於官府以告，無力者隨事資之。一莊以千

人爲限，逾千人者分一支，莊增一族約。單門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許立莊，無力者擇所附，如吳則同出泰伯之類，又如昌黎所謂“何與韓同姓爲近”之類。無可附者，則合數百人爲一總莊，亦領以莊正、莊約，期於億萬戶皆有所隸而止。《周禮》“宗以族得民”，亥詞也。有謂庶人無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莊之後，敦勸集資，令經費充贍。另議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爲獎勵立莊之用。夫宗法既爲養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於國家甚大，膺茲上賞，不爲過也。竊以爲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一、宗法行而盜賊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恥？孰不畏刑罰？盜賊之甘於扞法網者，迫於饑寒而已。宗法既行，民無饑寒，自重犯法。《大傳》云：“愛百姓，故刑罰中。”顧氏炎武爲之說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財用足。”顧氏曰：“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物此志也。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竊此二語，以聚無賴之民，始則濟其不足，終則括其有餘。鄉愚無知，狃目前之利，陷於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誰不願以其從教主者從宗子哉？二、宗法行，而爭訟械鬪之事可不作。今山東、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強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結黨呼羣，橫行鄉里。小則糾訟，乾隆中，江西諸大族多互訟，輒釀大獄。巡撫輔德至，疏請禁止毀祠追譖，可謂因噎廢食。大則械鬪，閩、廣最多，近來尤甚。爲害甚鉅。皆其族之不肖者號召之。夫一族中豈無賢者？無權無責，閉戶不與聞而已。宗法既行，則賢者有權有責，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難以家法治之哉？三、宗法行，而保甲、社倉、團練，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隸爲主，是億萬戶固已若網在綱，條分縷析，於是以保甲爲經，宗法爲緯，一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倉易於醵資，變則團練易於合力。論者謂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於家，然後可聚之於國。宗法爲先者，聚之於家也；保甲爲後者，聚之於國也。彼商鞅什伍連坐之法，亦其時同井未盡離，宗法未盡壞之證。如後世之民無常居，五方雜處，比鄰或不相識，顧欲與以連坐。鞅雖酷，亦勢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即廢宗法，小人舉動，往往如此。今保甲諸法之不行者，以無宗法爲之先也。《尚書》“黎民於變時雍”，始於親九族。《詩》以《關雎》、《麟趾》爲王化之始。

《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學》“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子自齊其一家，爲治平之始；億萬姓各齊其億萬家，爲治平之終而已矣。

文 集

宗法論

萬氏充宗《學禮質疑》論宗法凡八篇，徵引博而斷制嚴，可謂詳且明矣。獨其四稱大夫之子爲大宗，士之子爲小宗，則不可以無辨。曷言乎宗也？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父之適以祭其禯，宗祖之適以祭其祖，宗曾祖之適以祭其曾祖，宗高祖之適以祭其高祖，此宗之四也，大宗、小宗所同也。又宗始祖之適以祭其始祖，此又宗之一也，大宗所獨也。鄭注、孔疏謂別子之後皆爲大宗，大宗之下乃有小宗，是人人有一大宗，而一族之人因之有聚而無散，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者此也。高祖以下曰族，五世以外曰屬族，與族相屬，故曰族屬也。所謂宗以族得民者，此也。民之也者，衆之也。脫如萬說，爲大夫者少，爲士者多，小宗之子孫其相繫屬者，亦不過如後世有服之親耳。百餘年後，各宗其宗，國之人大半有四宗，無五宗，漸且渙散，漸且途人，所謂從之合之者安在？所謂得民者又安在？且其所據者，大夫有太祖，士祭止及高祖，是指祭者言，非指所祭者言，獨不聞《禮》“父爲大夫、子爲士”云云乎？武王責紂以世官，《春秋》譏世卿大夫之後不恒爲大夫，士之後不恒爲士，其不足據以定宗法明矣。至鄭注《小記》指別子爲諸侯之庶子，注《大傳》則兼言始來在此國者。陳氏祥道又加起民庶爲卿大夫者而爲三。諸儒無異說，惟土庶立宗與否，經無明文。近人紀氏大奎繹經文，以爲亦當有同姓大同之始祖，說自可從。《詩·大雅》“君之宗之”，君與宗並言，可見人莫不有君，亦莫不有宗，亦是一證。錢氏大昕直謂士庶無宗而有藉，於族相葬，黨相掠，州相賙，似近訛說。夫閭里任卹，事之變者耳。井田之法具在，六十以上，上所養，二十以下，上所長與強，而專藉相葬、相掠、相賙爲哉？

闕里致經堂記

說經家漢、宋一界也。漢之中，《易》則虞、王，《書》則今古文，《詩》則三家，